

王陽明在“南宗聖地” 衢州行迹考*

周紀煥 周心逸

提 要

衢州的歷史文化積澱深厚。建炎三年(1129),孔子四十八世嫡長孫、衍聖公孔端友扈蹕南渡,賜家衢州,衢州遂成爲“南宗聖地”,是儒學傳承和發展的重鎮。衢州具有“四省通衢”的地理便利和交通優勢,是王陽明從故鄉與閩贛粵黔桂等地往來不可逾越的重要驛站。根據王陽明著作、年譜及衢州有關方志,並結合明代浙閩、浙贛驛道情況的考察,王陽明先後八次經行衢州。通過對其青年時赴謫龍場、壯年獻俘北上和晚年出征思田在衢州活動形迹的重點考辨,有諸多重要發現,如他先後于正德二年秋、正德三年正月兩次抵達衢州,游歷了衢州府城內的大中祥符寺和龍游的舍利寺,駐足常山草坪驛,還原了他由武夷抵廣信,經衢州而歸越,南京省父返杭後徑赴龍場驛的路綫圖。這爲他的事功發展和良知思想傳播增添了重要的“南宗聖地”元素,又日益擴大了他在衢州士民中的影響力,出現了遍及全域五個屬邑、人數衆多的陽明弟子群,加速了其心學思想在三衢大地的廣泛傳播,賦予衢州更加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

關鍵字: 王陽明 南宗聖地 衢州 行迹 影響 考辨

* 本文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江南地區近聖文化心理研究:基于孔氏南宗考察”(13YJAZH142)、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孔氏南宗與近聖文化心理影響研究”(11FC03YB)研究成果。

衢州的歷史文化積澱深厚。商周時期，衢州屬揚州之域。春秋時為姑蔑國¹所在地，“衢本吳越境，居廣穀大川之間，風土樸野，民俗淳龐。”²秦時設太末（今龍遊）縣，梁朝天監初《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曾任太末縣令。唐武德四年置衢州，建郡學。建炎三年（1129），孔子四十八世嫡長孫、衍聖公孔端友奉至聖及丌官夫人楷木像，率百餘族人扈蹕南渡，賜家衢州，衢州遂成為“東南闕里”、“南宗聖地”。朱熹、呂祖謙、張栻等衆大儒紛紛蒞衢，為儒學在衢州的傳播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文化和學術環境。“南宗聖地”衢州以“四省通衢”的地理便利和交通優勢，成為王陽明從故鄉與閩贛黔粵桂等地往來不可逾越的重要驛站，這為王陽明的事功發展和良知思想傳播增添了重要的“南宗聖地”元素。

一、“南宗聖地”的交通與王陽明的行旅

衢州在浙江省西部，位於錢塘江的上游，與福建、江西、安徽交界，“衢州川陸所會，四通五達，江浙閩廣之所輻輳。”³明時，衢州府領屬邑五，即西安縣（附郭）、龍游縣、江山縣、常山縣和開化縣。龍游距府東七十里，常山距府西八十里，江山距府西南七十里，開化距府西北二百里。⁴

自衢州府向西至常山，水路一百里，過草坪驛，至江西廣信府（今上饒市）玉山縣。自衢州府向西南至江山，沿仙霞古道可至福建浦城縣。南宋淳熙二年（1175）三月，著名理學家呂祖謙從婺州（今金華）出發，至崇安拜會朱熹，即經重山複嶺的仙霞古道，路途極其艱險，其在《入閩錄》中有詳細記載。明以前，仙霞嶺未設驛道，浙江通往福建的驛道，至衢州後為衢甌驛道，即自衢州府向西，經常山，入江西玉山縣境，再經上饒至鉛山，過武夷山分水關、崇安、建陽，南

1 《左傳·哀公十三年》載：“彌庸見姑蔑之旗”。杜預注云：“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大，音泰，又音闔。”《國語·越語上》卷二十載：“勾踐之地……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姑蔑所轄包括如今整個衢州地區及麗水的遂昌、金華的湯溪、江西玉山等地。

2 林應翔修，葉秉敬撰：《（天啓）衢州府志》，卷六，明天啓二年刊本。

3 楊廷望：《（康熙）衢州府志》，卷二，清康熙五十年修光緒八年重刊本。

4 林應翔修，葉秉敬撰：《（天啓）衢州府志》，卷一，明天啓二年刊本。

達建甌。康熙《江山縣志》載，“江山至浦城二百四十餘里，自仙霞以南，皆重岡複嶺，人烟稀少。原不設驛，凡自衢入閩者，皆由常山以達玉山。”⁵ 儘管由仙霞古道“入閩者多苦浦城山路”，⁶ 但因不繞道江西廣信，“凡往來閩浙暨之京師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爭趨焉”。⁷ 順治十二年（1655），清廷始撤常山之廣濟驛于江山清湖，此後驛道方取道仙霞。

自衢州府向東，沿衢江、蘭江、富春江、錢塘江順流而下可直達杭州，水路全長五百六十餘里，⁸ 是浙江境內的重要水道。宋范成大（1126—1193），吳郡（今江蘇蘇州）人，於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七日自蘇州乘船出發到達杭州，由浙境的江南通道經衢州一路向西，出知靜江府（今廣西桂林）經略安撫使。清黃宗羲（1610—1695），浙江餘姚人，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一日，自浙江餘姚家中出發，渡曹娥江、錢塘江後，沿著杭州到衢州的水道，溯水行舟，作廬山之游。

因此，衢州是浙贛驛道、浙閩驛道的重要樞紐。

王陽明于成化八年（1472）九月出生在浙江餘姚縣，明成化十二年（1476）至成化十七年（1481）間遷居山陰，⁹ 最終葬于山陰洪溪（今蘭亭）。

“幾度西安道”。¹⁰ 王陽明五十七年的人生之旅中，無論是其從故里

5 朱彩修，朱長吟纂：《（康熙）江山縣志》，卷二，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6 姚旅：《露書》，卷七，明天啓刻本。

7 楊榮：《送浦城陳大尹復任序》，《文敏集》，卷十二，四庫全書本。

8 據汪紘《戊笈談兵》卷六下載：“自（浙江）省西走嚴州抵江南水道”，從杭州府出發，“十里江頭，三十五里聞家堰，十五里魚浦口，二十里大安，又三十里至富陽縣。四十五里樟梓關，又五十里至桐廬縣。十三里六港灘，又十里黃山察，四十五里烏石灘，十里東館，五里至嚴州府。”“自嚴州南走衢州抵江西福建水道”，從嚴州府出發，“五里東館，南向一百里至蘭溪縣，九十里至龍游縣，八十里至衢州府。”照此計算，水路全長五百六十三里。

9 關於王陽明從餘姚遷居山陰的時間，學術界存在頗多爭議，如錢明的成化十七年（1481）說，黃懿的弘治六年至九年（1493—1496）間說，陳來的弘治十二年（1499）或弘治十六年（1503）說，俞樟華的正德十四年（1519）說，諸煥燦的正德十六年（1521）說。本文採信董平先生的觀點，其在著作《王陽明的生活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注解②中說，王華遷居山陰的時間“或當在成化十二年至成化十七年之間”，“王華雖徙越城，然其兄王榮、其弟王袞仍居餘姚，陽明夫人諸氏亦餘姚人，因此陽明的青年時代乃多往來于餘姚與山陰兩地之間。”

10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875。

餘姚或山陰赴江西、貴州、廣東、廣西等地任職，還是回鄉省親，衢州都是其必經之地。據王陽明著作、年譜及衢州有關方志，並結合明代浙閩、浙贛驛道情況的考察，王陽明行經衢州至少有八次，和衢州的接觸比較頻繁。

弘治元年(1488)七月，十七歲的王陽明從紹興赴江西洪都(今南昌)，與時任江西布政司參議諸養和之女完婚，¹¹一過衢州。弘治二年(1489)十二月，王陽明十八歲，偕夫人諸氏從江西南昌回餘姚，¹²二過衢州。正德二年(1507)夏，王陽明擺脫劉瑾的追殺，從福建武夷山歸越，時隔十八年，三過衢州。是年十二月從南京省父返錢塘，溯錢塘江一路西行，赴謫貴州龍場驛，四過衢州。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十九日由南京鴻臚寺卿升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安、贛州、汀州、漳州等處，十月歸省至紹興，十二月初三日自杭州啓程赴任，¹³五過衢州。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六日擒獲寧王朱宸濠于江西樵舍，九月十一日發南昌，獻俘浙江錢塘，¹⁴六過衢州。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十六日奉召赴京，道由錢塘，疏乞便道歸省，八月歸至紹興，九月回餘姚省祖塋，¹⁵七過衢州。嘉靖六年(1527)九月壬午，從紹興出發，出征廣西思恩、田州。甲申渡錢塘，丙申至衢州，戊戌到常山，¹⁶八過衢州。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王陽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縣青龍鋪碼頭，嘉靖八年(1529)正月辛酉，其靈柩抵衢州上杭驛，西安知縣林鐘及衢州的門人欒惠、何倫、林文瓊、徐霈等前往哭奠。¹⁷可見，衢州是王陽明人生的重要驛站，在其人生諸如婚姻、逃難、貶謫、征討等重要階段、重大事件，都深深地鐫刻上了衢州烙印。

11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4，頁1347。

12 同上，頁1348。

13 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冊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901—920。

14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4，頁1395—1400。

15 同上，頁1415。

16 同上，頁1442—1444。

17 程輝：《喪紀》，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4，頁1610。

二、王陽明在“南宗聖地”的重要行迹

王陽明八過衢州中，留下詩歌、明確可考、在其人生中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是青年（35歲）時赴謫龍場、壯年（47歲）時獻俘北上和晚年（55歲）時出征思田，共四次。

第一，赴謫龍場驛，先後兩抵衢州。正德二年（1507）夏，三十五歲的王陽明南下杭州後，為擺脫劉瑾追殺，遂托言投江，得以附商船抵達舟山，因遇颶風至福建武夷山。在山寺裏，王陽明巧遇二十年前新婚之夜在南昌鐵柱宮與之論養生之道而忘歸的道士，聽取其不宜遠遁的建議而歸（越）。這次避難之旅，由于事件本身所具有的隱秘性，加之陽明先生出于安全考慮自造偽托的因素，使得此次游海入山之事在演繹中愈加充滿神誕色彩。因之，關於這次行程的路綫，長期以來學界頗多歧見。

一是由杭州徑赴龍場。明餘姚人陸相（字良弼）有《陽明先生浮海傳》一卷，今已佚，但據四庫存目提要，對於陽明正德二年夏從杭州赴謫龍場驛丞事，“論者謂守仁多智，數慮劉瑾追害，故弃衣冠偽托投江，而實陰赴龍場。”¹⁸明墨憨齋編的《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載，陽明先生佯為投江之後，於次日乘小船沿錢塘江西進，七日後至江西廣信。到鉛山縣又搭船，一個晝夜到達福建北界。“次日，趁個小船，船子憐其無履，以草履贈之。七日之後，已達江西廣信府。行至鉛山縣，其夜復搭一船，一日夜到一個去處登岸，問之，乃是福建北界矣。”¹⁹清初經學家、文學家毛奇齡（1623—1716）對陽明浮海入武夷山頗為懷疑，認為陽明“時（由杭州）徑之龍場，而譜狀乃盡情誑誕”。²⁰此說的關鍵問題在於，即使剔除陽明“盡情誑誕”構就的諸多虛擬情節，無論如何也無法否認想象是需要現實基礎的，其所作“遊海詩”所描寫的諸多海況景象不全然是

18 袁翼：《書毛西河武宗外紀後》《邃懷堂全集·駢文箋注》卷二，清光緒十四年袁鎮嵩刻本。

19 東景南：《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增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57。

20 毛奇齡：《王文成傳本》，卷一，清刻西河合集本。

憑空捏造的。就《武夷次壁間韻》來說，首句“肩輿飛度萬峰雲”固然可以看出陽明是坐著“肩輿”作武夷之旅，也頗顯從容安閒，但第三句“海上真為滄水使”這樣突兀、與遊山不相稱的詩句，恰恰是由第二句“回首滄波月下聞”的眼前景所喚起的剛經歷的大海歷險的情景。如果溯錢塘江而上直達廣信，遇到惡風濁浪的極端氣象條件，一則有氣象徵兆可以及時調整行程予以防範，二則因為是內河，可設法泊船上岸避險，因此不存在把內河設想成大海的現實基礎。對於《王陽明靖亂錄》，我們即使不以小說視之，從杭州到廣信相距七百七十餘里²¹，大多是水路，夏天除了極端氣象，如颱風的影響，又不是江南地區多雨季節，江平波靜，逆水行舟，日均行進約一百一十里，這個速度尚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得以路途一點不耽擱為前提。但從歷史經驗看，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淳熙二年三月，呂祖謙入閩拜會朱熹，金華到衢州水路的實際距離為一百八十里，他每天行程約七十里，前後花了三天時間，實際花了兩天半時間。《入閩錄》載，呂祖謙第一天行走七十里，“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早發婺州。二十五里，馬海廣教寺。三十里，湯塘，入衢州龍游縣界。十五里，宿小龍游。”第二天行走七十五里，“二十二日，十里，湖頭。三十里，龍游縣。三十五里，宿安仁。”第三天走了三十五里，“二十三日，三十五里，衢州。”²²照此推算，從杭州到廣信則需十天左右時間，遇到惡劣天氣，所需時間則更多，七天絕對是到達不了的。再者，陽明先生既然“陰赴”龍場驛，為何到廣信後不繼續西進，而要南下從鉛山至福建北界？這已經嚴重偏離了他到貴州龍場的正常行走路綫，合理的解釋恐怕只有一個，作者知道陽明先生寫有《武夷次壁間韻》詩，只能以這樣迂回的行走路綫勉強彌合其不合理性。況且，陽明經七日行程所至之地還有一說，陳全之（1512—1580）《蓬窗日錄》卷八、王世貞（1526—1590）《弇州史料·史考八》據沈周《客坐新聞》，均載陽明在海上漂浮七晝夜至福建界。因此，王陽明於正德二年夏從杭州徑赴龍場是不可信的。

21 據天啓《衢州府志》，衢州“西至廣信玉山界一百一十五里”，據同治《玉山縣志》，玉山“水陸各一百里至廣信府”。衢州至廣信二百一十五里，加之如前文所述，杭州到衢州相距水路五百六十餘里，這樣杭州與廣信相距不到八百里。

22 呂祖謙：《東萊集》，卷十五，明成化七年刻本。

二是由武夷直抵龍場驛。王陽明門人黃綰(1477—1551)在《陽明先生行狀》中說,陽明“由武夷至廣信,溯彭蠡,曆沅、湘,至龍場”,²³對其此行的路線作出簡潔、清楚的描述。明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江西豐城人雷禮(1505—1581)採信此說,在《南京兵部尚書行實》中認為王陽明“由武夷至廣信,泝彭蠡,歷沅湘,至貴陽龍場。”²⁴浙江海寧人、崇禎六年(1633)舉人查繼佐(1601—1676)也認同此說,他在《王守仁傳》中說,王陽明“附海舟舟山,為颶風漂閩,有道士收之,故鐵樹宮與語大悅者也。遂赴龍場”。²⁵浙江餘姚人、黃宗羲弟子邵廷采(1648—1711)也持此說,他在《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中說,王陽明“附海舟至閩,入武彝山。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²⁶此說未將陽明正德二年夏秋間避難之歷險與同年冬由南京返錢塘、旋赴龍場加以區分,誤將兩個階段、兩個不同季節的行程當作一次完整的赴謫之行。

三是由武夷經鄱陽抵南京省父,冬返錢塘,後赴龍場。明謝氏刻本、明隆慶刊本陽明全集所附陽明年譜,均載陽明“因取問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²⁷錢德洪等編撰的《陽明先生年譜》載,陽明“取問道游武夷,出鉛山,訪上饒,婁氏助其歸。以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往省。十二月返錢塘,旋赴龍場。”²⁸對照兩者的記述,其相同處在於,一是從武夷山歸(越),二是同年十二月從南京返錢塘,後赴龍場驛。但後者較前者有兩大差異,一是陽明由武夷歸(越),得到了婁氏的資助。婁氏即婁諒,字克貞,號一齋,上饒人。王陽明十八歲携夫人諸氏回鄉,過上饒時,曾拜謁婁諒,從其問學,深深相契。陽明此番歷險,經濟生活上陷入困頓是顯然的,婁諒給予資助是符合情理的。而“游武夷,出鉛山,訪上饒”,恰恰是浙閩驛道之衢甌驛道的必經路段。二是未言明陽明前往南京省父是取道鄱陽,從其語言表達的邏輯看,是先歸(越)後赴南京省父。錢氏陽明年譜刊行於嘉

23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4,頁1557。

24 雷禮:《國朝列卿紀》,卷五十,明萬曆徐鑒刻本。

25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4,頁1713。

26 同上,頁1717。

27 同上,頁1354。

28 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上卷,明嘉靖四十三年毛汝麒刻本。

靖四十四年(1565),早於陽明全集的刊行,陽明全集所附年譜顯然脫胎於該譜,在一些細節問題上產生誤讀也是難免的。採信陽明取道鄱陽往南京省父之說大有人在,湖北黃安(今紅安)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耿定向(約1524—1597)在《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中說,陽明于正德二年“由武夷出廣信,省尚書公于留都。”²⁹《王陽明靖亂錄》雲,陽明“先生(從武夷)徑往南京,省觀龍山公。……居數日,不敢久留,即辭往貴州,赴龍場驛丞之任。”³⁰明朝時,南京至江西的驛道,是經江寧縣、太平府、蕪湖縣(今蕪湖市)、繁昌縣、銅陵縣、池州府(治今安徽貴池縣)、安慶府、望江,接江西驛路。陽明弟子、浙江會稽人季本(1485—1563)在《跋陽明先生游海詩後》說,陽明遊海時,“所至之地,必有題詠;所遇之人,必有唱酬”,³¹但從《王陽明全集》,江西、安徽等地的方志,尤其是以《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為代表的已發現的王陽明佚文看,均未發現其記述、表現取道鄱陽赴南京省父的相關詩文。而從其他史料,特別是已發現的王陽明佚文看,足以證明他確實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

王陽明由福建武夷抵廣信後,即沿贛浙驛道一路向東,經衢州、龍游、蘭溪順流而下直達杭州而歸(越)。³² 陳全之《蓬窗日錄》載,陽明在福建界得一老人幫助,送其至廣信,“老人復在彼率詣僧寺”,“食罷,僧達郡邑,皆館穀之。即移文浙省,差人迎候”。³³ 陳全之名朝釜,號津南,晚號夢宜居士,福建閩縣人,嘉靖甲辰(1544)進士,歷任禮部郎中、荊州知府、運天津都轉使、山西參政等。作為福建閩縣人,陽明游海入山之事的諸多傳說自然引起他的關注並予以記錄,且《蓬窗日錄》刊刻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離陽明去世時間也不算久遠,剔除其中的神話色彩,一些歷史細節還是可信的,諸如助其至廣信的“老人”,

29 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卷十三,明萬曆二十六年劉元卿刻本。

30 束景南:《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增訂版)》,上,頁259。

31 同上,頁253。

32 束景南認為陽明到衢州後,經蕪湖先到南京省父,十月初才隨父親一同回到紹興。王陽明“九月初,自武夷歸,經建陽、廣信、衢州、金華、蕪湖,九月下旬至南都,見王華,沿途皆有詩咏。”(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冊一,頁430。)

33 陳全之:《蓬窗日錄》,卷八,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移文浙省”是真實存在的。清袁翼(字谷廉)有《書毛西河武宗外紀後》一文,其弟子朱齡對文中的“孤臣”箋注云,陽明在閩界夜宿古廟,天亮後遇一寺僧,“贈之資以歸。乃由間道返錢塘,始赴龍場。”³⁴可見,陽明從武夷至廣信後,是又返回浙江的,而非直抵龍場驛,也非經鄱陽赴南都省父。這從經束景南先生考證的陽明先生佚文《題大中祥符寺》《舍利寺》《題蘭溪聖壽教寺壁》中,可以進一步得到佐證。

王陽明從廣信返回浙江的第一站是衢州,此時已經是正德二年的秋天。他的《題蘭溪聖壽教寺壁》詩有“潭沉秋色靜,山晚市烟深”³⁵之句,說明他到蘭溪已經是秋天。蘭溪在衢州東,與龍游毗鄰,衢州“至金華蘭溪界一百二十二里”。³⁶這距他夏天從杭州隱遁,已經一個季節了。

王陽明在衢州,游歷了府城內的大中祥符寺,寫有《題大中祥符寺》一詩。大中祥符寺位於西安縣治西北,臨近衢江,具有悠久的歷史。東吳時征虜將軍鄭平舍宅建寺,梁天監三年(504)額為“鄭覺”。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寶給田千餘畝以飯僧,神龍年間(705—706)改額為“龍興”(一曰“隆興”)。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初(1008),例改為“大中祥符”。洪武十五年(1382)開設僧綱司,嘉靖七年(1528)遇火災,寺廟殿宇悉數化為灰燼,荒址改為西安縣學,其兩旁牆外空地量與僧人居住,仍將舊學殿堂立匾改為祥符寺。³⁷宋程俱撰有《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記》,元黃潛撰有《衢州大中祥符寺記》。

根據宋制,諸州皆立大中祥符寺。查閱有關史料,發現浙江的杭州城北、寧波的鄞縣、台州的臨海、金華城西,江西的南康縣(今贛州市南康區),安徽的黃山,四川梓州通泉縣(今射洪縣沱牌鎮)等地有大中祥符寺,但這些地方的方志均沒有收錄此詩。此詩陽明全集未收錄,陽明年譜也未提及。現在能見到最早收錄該詩的文獻,是明嘉靖《衢州府志》,在卷十六《外記·寺觀》“大中祥符

34 袁翼:《書毛西河武宗外紀後》《邃懷堂全集·駢文箋注》卷二,清光緒十四年袁鎮嵩刻本。

35 徐用檢:《(萬曆)蘭溪縣志》,卷六,明萬曆三十四年刊,清康熙間補刊本。

36 林應翔修,葉秉敬撰:《(天啓)衢州府志》,卷一。

37 同上,卷十五。

寺”條目下收錄該詩,并載:“正德戊寅(1518),陽明先生過此留詩。”³⁸據陽明年譜,這一年陽明先生仍在江西征戰、立學,疏乞致仕、辭免均不允,不可能歸越經過衢州,而且其時的生活背景與詩歌內容也完全不相稱,編纂者對該詩創作時間的理解出了偏差。此外,明天啓《衢州府志·藝文志》(卷十四)以“王陽明題大中祥符寺詩”收錄,清嘉慶《西安縣志·寺觀》(卷四十四)在“大中祥符禪寺”條目下,以“王守仁大中祥符寺詩”收錄,民國《衢縣志·建置志下》(卷四)在“大中祥符禪寺”條目下,以“明王守仁詩”收錄。詩云:

飄泊新從海上至,偶經江寺聊一遊。
老僧見客頻問姓,行子避人還掉³⁹頭。
山水于吾成痼疾,險夷過眼真蜉蝣。
爲報同年張郡伯,煙江此去理漁舟。⁴⁰

詩的首句“飄泊新從海上至”,交代了陽明此次游歷衢州的背景,即爲躲避劉謹追殺,他剛游海從武夷山經廣信府抵達衢州,說明《武夷次壁間韻》是回程之作而非去程之作,也說明陽明省父是經衢州而非鄱陽去的南京。“山水于吾成痼疾,險夷過眼真蜉蝣”句,則點明王陽明此次游海入山歷盡了千難萬險,暗示政治現實的凶險及內心的痛苦,但他對山水有著根深蒂固的癖好,故而能視一切險夷爲浮游,表現了陽明在危境中苦中作樂的豁達精神。衢州城裏大中祥符寺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讓他產生“聊一游”的願望,無奈“老僧見客頻問姓”,又使他頗爲掃興,也十分警醒,只得“避人還掉頭”,可見陽明的行程還是很隱秘的。“爲報同年張郡伯”,說明陽明此番衢州遊歷,還與張郡伯有關,陳全之所雲“移文浙省”之收文者,顯然就是這位同年張郡伯了。

張郡伯,乃正德元年(1506)任衢州知府的張維新,字宗德,陝西華亭縣(今

38 趙鏜:《(嘉靖)衢州府志》,卷十六。衢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編,韓章訓標點,《衢州府志集成》,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頁339。

39 按:原刻作“棹”,據詩意改。東景南《王陽明全集補編》亦作“掉”。

40 林應翔修,葉秉敬撰:《(天啓)衢州府志》,卷十四。

甘肅華亭縣)人,弘治己未(1499)進士,吏科給事中。據《皇明貢舉考》,弘治十二年(己未)會試,王守仁爲“第二甲九十五名賜進士出身”第六人,張維新爲“第三甲二百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第一百九十三人,“張維新,騰驤衛”。⁴¹ 據天啓《衢州府志》,張維新于“正德元年(1506)任,直龍驤衛,進士”。⁴² 雍正《浙江通志》載,明衢州府知府“張維新,龍驤衛人”。⁴³ 從明朝親軍上十二衛的沿革看,張維新很可能先入龍驤衛,後進騰驤衛。不論是龍驤衛,還是騰驤衛,都說明張維新是以親兵的身分舉士的。張維新的訊息,山西、甘肅的方志也有載。正德《大同府志》載,“張維新,陝西華亭縣人,弘治己未進士,先禮科給事中。”⁴⁴ 乾隆《甘肅通志》載,明弘治“己未科,張維新,華亭人,給事中。”⁴⁵ 明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華亭縣屬平涼府,隸陝西布政使司,故有陝西華亭縣之說。據民國《增修華亭縣志》,“明進士、吏科給侍中張維新墓,在望甫山蔣家原。”⁴⁶ 束景南先生據《掖垣人鑒》云,“張維新字宗德,華陰人”,⁴⁷ “華陰”恐是“華亭”之誤。張維新守衢期間,領導軍民擊退了流竄至開化的饒寇侵擾。“正德二年(1507),饒寇入開化境時,守臣(據表載,是時知府爲張維新)委本郡同知孟博親練民兵,逐至星口渡,義士蘇十一等奮力前敵,寇始退。”⁴⁸ 詩的最後一句“煙江此去理漁舟”,則是對衢守張維新此次熱情款待以及傾心交談的回應,戲稱自己要在烟波浩渺的衢江上垂釣,描繪了一派田園生活的閑適景象,確是佯作游山玩水之閑人了,表達了陽明經歷劉瑾陷害後仍然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

離開衢州城後,王陽明登船沿著衢江東下,抵達龍游縣,登臨舍利寺,寫下《舍利寺》一詩。據民國《龍游縣志》,舍利寺位于龍游縣東三十二里的湖鎮,何

41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五,明萬曆刻本。

42 林應翔修,葉秉敬撰:《(天啓)衢州府志》,卷二。

43 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十九//《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浙江》,冊五,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2120。

44 張欽:《(正德)大同府志》,卷七,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

45 許容:《(乾隆)甘肅通志》,卷三十三,四庫全書本。

46 鄭震谷等修,幸邦隆總纂:《增修華亭縣志》,卷一,民國二十二年石印本。

47 束景南:《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增訂版)》,上,頁268。

48 鄭永禧:《(民國)衢縣志》,卷九,二十六年鉛印本。

時建,無考。宋明道二年(1033)縣人江延厚重建,北宋“鐵面御史”趙抃爲之記。⁴⁹ 寺中有白塔,南宋陸游也有題舍利寺詩。此詩也不見於陽明全集和年譜,但爲萬曆《龍游縣志·藝文》(卷九)、雍正《浙江通志·寺觀》(卷二百三十三)、民國《龍游縣志·文征》(卷三十三)收錄。詩云:

經行舍利寺,登眺幾徘徊。
 峽轉灘聲急,雨晴江霧開。
 顛危知往事,飄泊長詩才。
 一段滄洲興,沙鷗莫浪猜。⁵⁰

“顛危知往事,飄泊長詩才”,透露出此次經行舍利寺與《題大中祥符寺》詩相同的背景,尤其是“顛危”“飄泊”等詞,與前詩“飄泊新從海上至”恰好意合,也佐證他是順流而下,先到衢州再到龍游,排除了他從杭州逆錢塘江而上避難遠遁的可能性。“一段滄洲興,沙鷗莫浪猜”,則暗示人們,詩人將此次游海入山之事視作短暫的滄洲隱遁,對其中的隱情千萬不要亂猜。這也說明,陽明爲自己此行所虛構的諸多奇誕故事可能導致“浪猜”的結果是有預料的。

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陽明從南京省父返回錢塘,遂謫赴貴州龍場驛。正德三年(1508)正月初十前後,⁵¹ 陽明先生駐足常山草萍驛,寫下《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一詩: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
 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
 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梢晚更蒼。

49 余紹宋:《(民國)龍游縣志》,卷二十四,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50 萬廷謙、曹聞禮:《(萬曆)龍游縣志》,卷九,民國十二年重排印本。

51 《王陽明全集》收有五十五首赴謫詩,其中有《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說明陽明於正德三年正月十五日已經到達廣信府。廣信與衢州相距二百一十五里,也就三至五天的行程,據此判斷陽明到達衢州的時間應該在正德三年的正月初十前後。

料得煙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⁵²

雍正《常山縣志·藝文志》(卷十下)以同題收錄，光緒《常山縣志·古迹》(卷七)在“草萍驛”條目下以“汀贛都御史餘姚王守仁次林見素韻奉寄詩”收錄，同治《玉山縣志·倉儲》(卷三下)在“草萍驛”條目下誤以“林俊草萍題壁詩”收錄。

草萍驛位于常山縣西四十里處(今常山縣白石鎮草坪村)，與江西廣信府玉山縣交界，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置，明洪武三年(1370)即舊址復建，有館夫一十名。隆慶元年(1567)巡按御史龐尙鵬奏革，併入廣濟驛，於此置公館。⁵³詩的首聯“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描寫了草萍驛山風凜冽、漫天飛雪、萬木雕零的嚴冬景象，表現了晝夜兼程、水陸并進、乘坐野航的艱苦行程。頸聯“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交代了詩人此行因遭受宦官劉瑾迫害、被貶為小小龍場驛丞的背景，表達了自己無意宦途、為沿途旖旎的自然風光觸發濃濃詩意的浪漫情懷。“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梢晚更蒼”，透露出作者這一走離故鄉愈來愈遠的思鄉之情和人生苦短的感嘆。尾聯“料得煙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溪堂”是宋代詞人謝逸(1068—1113)的號。謝逸，字無逸，江西臨川人，博學工文，能詩詞，其詩風與南朝山水詩人謝靈運相似，時人稱之為“江西謝康樂”。儘管仕途坎坷，旅途艱辛，前途未卜，但想到遠方有“烟霞”這樣美麗的自然山水相隨相伴，無須從謝逸的詩中尋找蘊藉，很快就從淡淡的愁緒中擺脫出來，表現出陽明先生豁達的心胸和樂觀的精神。

由此可見，儘管王陽明正德二年赴謫貴州龍場驛的過程很曲折、複雜，但通過對他的佚詩等的考辨和分析，其赴謫龍場驛的路綫圖由游海遠遁和直赴龍場兩段構成，是清晰可復原的。正德二年(1507)夏由杭州附商船經舟山遠遁至福建武夷山，在廣信府得到婁諒的資助後，經贛浙驛道一路向東，于是年秋抵達衢州、龍游，游歷了衢州府城內的大中祥符寺和龍游的舍利寺，到蘭溪

52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2，頁758。

53 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八十九，《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浙江》，冊5，頁1637。

後繼續順流而下到達杭州而歸越。其後，到南京省父作短暫停留，于同年十二月返抵杭州，不久就啓程徑赴龍場驛。正德三年(1508)正月初十左右抵達衢州，駐足常山草萍驛，正月十五至廣信府。此後的行程，其“赴謫詩”有非常清楚的記錄，在江西境內過分宜、宜春、萍鄉，然後進入湖廣，泝彭蠡，歷沅、湘，於正德三年春末至貴陽龍場。

第二，獻俘北上，進駐常山草萍驛。王陽明在江西擒獲宸濠後，於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十一日從南昌出發，獻俘北上，“取道浙河以進”，⁵⁴於九月二十六日晚進駐常山草萍驛，距其初至草萍驛已經十二年矣。陽明此行寫有《書草萍驛》詩二首并序，其序云：“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⁵⁵明天啓《衢州府志》、清康熙《衢州府志》、清雍正《常山縣志》、清光緒《常山縣志》、清同治江西《廣信府志》及《玉山縣志》均予以收錄。其二的首聯“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平定宸濠之亂的雄放之氣展露無遺。清馬星翼評論說：“陽明《書草萍驛》一律，乃其佳篇。”⁵⁶

第三，出征廣西思田，在衢會見弟子和故人。陽明於嘉靖六年(1527)九月壬午從紹興出發，出征廣西思田。弟子錢德洪、王畿一路陪送，至桐廬的嚴灘而別。九月丙申至衢州，在衢的一眾弟子王璣、欒惠等數十人冒雨在衢江邊迎候。王畿說：“君(王璣)與欒君惠、王君修、林君文瓊、鄭君禮輩候于江滸，復求印可。”⁵⁷王陽明在接見眾弟子之後，寫下《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二詩，“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對眾弟子表達了殷切期望。兩天后的九月戊戌到達常山縣，會晤方豪，寫下了《方思道送西峰》。

錢德洪的陽明年譜將《長生》視為王陽明經行常山的詩作收入，卻隻字未提《方思道送西峰》。明謝氏刻本《陽明全集》、明隆慶刊本《王文成公全書》、

54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4，頁1725。

55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3，頁830。

56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二，清刻本。

57 王畿：《在庵王公墓表》，鄭永禧：《民國衢縣志》，卷十九，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

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收有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的“兩廣詩”二十一首，是以時間先後順序編排的。其中在衢州期間的幾首詩是這樣排序的：《方思道送西峰》《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寄石潭二絕》《長生》。常山縣在衢州府的西面，陽明是先到衢州再到常山，詩的排序應予修正，《方思道送西峰》應排在《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之後。石潭為江西弋陽人汪俊之號，《寄石潭二絕》序云：“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于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⁵⁸從編者編排的意圖看，顯然認為《長生》寫於江西。再從《長生》的內容看，除人生的感喟和對良知的追尋外，並沒有描寫常山縣的自然及人文景觀。由此判斷，錢德洪將《長生》視為陽明經行常山的詩作是不當的。衢州方志收《方思道送西峰》而不收《長生》，意圖自明。

《方思道送西峰》確實是不能疏忽的，詩中透露出王陽明諸多在常山活動的訊息。明天啓《衢州府志》（卷十四）改詩題為《過常山別方豪》，清雍正《常山縣志》（卷五）改詩題為《過常山別方棠陵》，崇禎《開化縣志》（卷十）、雍正《開化縣志》（卷七）、光緒《開化縣志》（卷十三上）改詩題為《常山縣留別方思道》，均予以收錄，但文字上有所出入，尤以天啓《衢州府志》的缺遺為多。詩云：

西峰隱真境，微境臨通衢。
 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迷。
 青林外延望，中闕何由窺。
 方子巖廊器，兼已雲霞姿。
 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
 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
 群峰灑秋氣，喬木含涼吹。

58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3，頁876。

此行非佳餞，誰為發幽奇？
 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
 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
 為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⁵⁹

方豪，字思道，號棠陵，開化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歷官昆山縣知縣、沙河縣知縣、刑部主事、湖廣僉事、湖廣副使等，著有《方棠陵文選》八卷。方豪“負才磊落，曠達不羈，探奇歷勝”，⁶⁰所到之處輒加題詠，故王陽明在詩中有“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之歎。其實，王陽明與方豪相交甚多，相知甚深，其在作於嘉靖三年(1524)的《答方思道僉憲》⁶¹一文的開篇就說：“祝生來，辱書惠，勤勤愛念之厚，何可當也。”陽明對方豪的才情特別欣賞，贊美有加，“海內同志苟知趨向者，未嘗不往來于懷，况如思道之高明俊偉，可一日而千里也。”⁶²此時方豪正“歸隱棠川，以詩酒自娛”，⁶³自然贏得了與老友短暫相聚的時光。“西峰隱真景，微徑臨通衢。”王陽明在方豪的陪同下，就便登臨了常山縣西二里許的西峰。據光緒《常山縣志》載，西峰也稱西高峰，山尖秀聳卓冠群峰，擁護山城，氣勢雄壯，歷代多有題詠。“茲山秀常玉”，“群峰灑秋氣”，即是詩人對西峰景色的形象描寫。可惜王陽明有重任在身，不便多逗留，故有“此行非佳餞”、“局促牽至期”之憾。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抓住機會探討了“絕學”問題，“為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以堅定方豪的學術理想和學術追求。可見，王陽明在常山作了短暫的休整，于欣賞風光、會見老友、探討學術之後，一路向西開始新的征程。

59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3，頁875。

60 萬斯同：《明史》，卷三百八十七，清抄本。

61 明謝氏刻本《陽明全集》、明隆慶刊本《王文成公全書》、吳光等編校上海古籍版《王陽明全集》未收錄。嘉靖刊本《陽明先生文集》卷二收錄。雍正《開化縣志》卷七、乾隆《開化縣志》卷十、光緒《開化縣志》卷十一收錄。東景南《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予以收錄。

62 孫錦等修，徐心啓等纂：《（雍正）開化縣志》，卷七，清雍正七年刊本。

63 萬斯同：《明史》，卷三百八十七。

三、王陽明在衢州重要行旅的文化影響

王陽明在衢州的重要行旅，日益擴大了他在衢州士民中的影響力，加速了其心學思想在三衢大地的廣泛傳播，士人知行合一、篤行踐履的表率作用，又涵養了鄉風民俗，衢州成爲陽明學傳播和發展不可或缺的重鎮。主要表現爲：

一是衢州追隨陽明的弟子遍及全域五個屬邑。衢州陽明弟子衆多，涵蓋了及身弟子、再傳弟子、三傳弟子、私淑弟子等類型。據不完全統計，及身弟子就有西安的王璣、樂惠、祝鳴謙，江山的周任、周積、鄭騮、徐霈、徐惟輯、林文瓊、何倫、王西山、王修易，龍游的王之弼，常山的鄭禮，開化的吾謹等人。此外，還有許多再傳弟子，如西安的王之稷、徐沐，江山的柴惟道、朱夏，龍游的徐天民、余湘、葉良相，常山的徐仕陞等。三傳弟子人數更衆，確切可考的，主要是樂惠和徐霈的弟子，有十餘人。衢州這一蔚爲壯觀的陽明“弟子群”，是浙中王門的重要力量，在全國陽明弟子的區域分佈圖中都是極爲罕見的。

二是賦予衢州更加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陽明及身弟子學成歸來後，或招收生徒授學，或隱居鄉間布行鄉約，或展開學人間的相互切磋，將心學之風吹入三衢大地。如周積學成回來之後，“日以所聞于先生者啓迪後進”。⁶⁴ 樂惠則隱居鄉里，“以鄉約善其族黨”，⁶⁵並將其影響施及周邊地區。當時衢州龍游水北、嚴州的一些地方人心頑固，不服教化，樂惠應兩地郡守的邀請，前往敷行鄉約，改革人心，“隨處皆有成績”，四方學者也就追隨而來，“無慮數百人”。⁶⁶ 陽明先生去世後，衢州很快形成了一支以陽明弟子群爲主體，包括其他學者和地方官員的陽明學傳播隊伍。從縣域角度考察，形成了以李遂創建的衢麓講舍爲平臺的西安、以學術組織“水南會”⁶⁷爲牽引的龍游、以徐霈創辦的

64 趙鏜：《德府左長史周公積行狀》。焦竑《國朝獻徵錄》，卷一百五，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耘曼山館刻本。

65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3，頁1014。

66 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志》，卷九。

67 “水南會”是從衢麓講舍分建的，以徐天民（字邦中，號水南）之號命名，可見徐天民是“水南會”的核心人物。

東溪講舍爲支撐的江山三個既相互獨立又彼此聯繫的核心傳播區域。他們一方面積極組織書院講會，並向普通吏民開放，同時加強與浙東、江右的陽明學者如王畿、錢德洪、鄒守益等開展廣泛的交流，培養了衆多陽明學者；另一方面積極踐行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將眼光投向廣袤的農村地區，開展鄉村教育及其教化工作，推動了良好鄉風民俗的建設。這有力地推動了陽明學在衢州的廣泛傳播，擴大了陽明學在衢州的影響，實現了心學與南宋理學的領軍人物朱熹等在“南宗聖地”跨越時空的對話，在我國儒學傳承和發展歷史上，“南宗聖地”衢州成爲獨特的“這一個”。

（作者：周紀煥，衢州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授；周心逸，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書目

一 專書

-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王彬等修,朱寶慈撰:《同治江山縣志》。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 毛奇齡:《王文成傳本》。清刻西河合集本。
- 孔毓璣:《雍正常山縣志》。清雍正二年刊本。
- 呂祖謙:《東萊集》。明成化七年刻本。
- 朱彩修,朱長吟纂:《康熙江山縣志》。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 李瑞鐘:《光緒常山縣志》。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 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束景南:《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增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汪慶百:《崇禎開化縣志》。明崇禎刻本。
- 余紹宋:《民國龍游縣志》。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 林應翔修,葉秉敬撰:《天啓衢州府志》。明天啓二年刊本。
- 姚旅:《露書》。明天啓刻本。
- 姚寶焯等修,范崇楷等纂:《嘉慶西安縣志》。清嘉慶十六年修民國六年重刊本。
- 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明萬曆二十六年劉元卿刻本。
- 徐用檢:《萬曆蘭溪縣志》。明萬曆三十四年刊,清康熙間補刊本。
- 袁翼:《邃懷堂全集》。清光緒十四年袁鎮嵩刻本。
- 馬星翼:《東泉詩話》。清刻本。
- 孫錦等修,徐心啓等纂:《雍正開化縣志》。清雍正七年刊本。
-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明萬曆刻本。
- 張祥浩:《王守仁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張欽:《正德大同府志》。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
- 陳全之:《蓬窗日錄》。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 董平:《王陽明的生活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四庫全書本。
- 焦竑：《國朝獻徵錄》。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耘曼山館刻本。
- 善廣修、張景青：《光緒開化縣志》。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 楊廷望：《康熙衢州府志》，清康熙五十年修光緒八年重刊本。
- 雷禮：《國朝列卿紀》。明萬曆徐鑒刻本。
- 萬廷謙、曹聞禮：《萬曆龍游縣志》。民國十二年重排印本。
- 萬斯同：《明史》。清抄本。
- 楊榮：《文敏集》。四庫全書本。
- 楊東標：《此心光明：王陽明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
- 鄭永禧：《民國衢縣志》。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
- 鄭震谷等修，幸邦隆總纂：《增修華亭縣志》。民國二十二年石印本。
- 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明嘉靖四十三年毛汝麒刻本。
- 衢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編，韓章訓標點：《衢州府志集成》。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

二 論文

- 王昌民：《明清時期都陽湖區交通地理研究(1368—1840)》，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
- 任文利：《王陽明思想演變的兩個關鍵》，《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頁32—38。
- 李丕洋：《〈王陽明年譜〉史料及刻印勘誤》，《陽明學刊(第四輯)》(2009年11月)，頁116—130。
- 汪學群：《王陽明龍場悟道及其實學意蘊》，《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9期，頁12—20。
- 周建華：《王陽明南贛活動年譜》，《贛南師範大學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頁73—83。
- 孫躍、張世敏：《〈王陽明年譜〉訂補》，《求索》2013年1期，頁138—140。
- 張克偉：《〈王陽明年譜〉問題瑣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2年第4期。
- 張克偉：《王陽明浙省遺迹論考》，《地方文化研究輯刊(第七輯)》(2014年4月)，頁201—235。
- 張思：《明清時期贛江流域區亭通路綫研究(1368—1842)》，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6月)。
- 鹿博：《陽明學重大文獻輯佚工程的歷史完成——評束景南教授新著〈陽明佚文輯考編年〉》，《浙江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頁150—152。
- 黃懿：《陽明赴謫途中歸省南京考——兼與陳來、王平路先生商榷》，《教育文化論壇》2014年2期，頁72—75。
- 錢明：《關於王陽明譜牒搜考的幾個問題》，《陽明學刊(第三輯)》(2008年4月)，頁33—48。

A Study of Wang Yangming's Itinerary of His Pilgrimage to Quzhou, “Holy Land of the Southern School of Confucianism”

Zhou Jihuan; Zhou Xinyi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Quzhou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Quzhou is a city of rich historical culture.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Jianyan reign-period of the Song dynasty (1129), Duke Yansheng, Kong Duanyou, who ranked the first in his generation among those descended 48 generations from Confucius, was in the entourage of the emperor on his move to the south. Kong was then given a residence in Quzhou, which thereafter became “the holy land of the southern school of Confucianism” and an important local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Quzhou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a convenient location for transportation. There was an important post office functioning as a hub between Wang Yangming's (1472 – 1529) hometown and some main provinces, namely, Fujian, Jiangxi, Guizhou, Guangdong, and Guangxi. According to the works of Wang, his chronologies, local gazetteers of Quzhou, Zhejiang, and Fujian, and the postage routes in Zhejiang and Jiangxi in the Ming era, Wang passed by Quzhou eight times. Examinations of his relegation to Longchang in his young age, service as a hostage to the north in his middle age, and an expedition to Sitian, with a focus on his activities in Quzhou yield many important discoveries. For example, we are able to reconstruct the itinerary of his two visits to Quzhou in the autumn of 1507 and the beginning of 1508 by looking into his visit to the Dazhong xiangfu Monastery in Quzhou, the

Śarīra Monastery in Longyou, and the Caoping post office in Changshan. On this trip, he passed by Quzhou on his way back to the Yue region; before heading for the Longchang post station he also reached Hangzhou after visiting his father in Nanjing. These journeys added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South Holy Land of Confucianism” to his deeds as well as his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Conscience. They also helped in gradually exerting his influence among scholars and commoners of Quzhou,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a big school of Yangming disciples who were found in all the five suburbs. Therefore,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 philosophy was sped up and widespread; Quzhou was thus endowed with more element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Keywords: Wang Yangming; the South Holy Land of Confucianism; Quzhou; itinerary; influence; examination